

·忆大家·

洛社女婿李政道

□陈为民、顾志萍

著名华人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于2024年8月4日去世，享年98岁。听闻噩耗，万分悲痛，思绪万千。作此短文，谨表对“洛社女婿”李政道先生的敬仰、缅怀和永恒的纪念。

提及李政道，就不得不提到秦惠箬。据相关资料记载，秦惠箬1928年出生，祖居洛社镇秦巷村祠堂巷，1948年就读于美国堪萨斯州著名女校——圣玛丽学院，期间与李政道相识。相同的理想志向、人生经历，使这两个在异国他乡求学的年轻人，迸发出爱情的火花，并于1950年6月喜结连理。

婚后，秦惠箬看到李政道在物理学研究方面有着非凡的才华，便主动放弃自己的学业，挑起了照顾李政道生活和抚养孩子的重担。

李政道是开创华人获得诺贝尔奖历史的物理学大师之一。1957年，31岁的李政道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规律的提出，为人类探索微观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1974年5月30日，81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接见了李政道，并向他请教了一个治国理政中关于“对称”“平衡”的问题。李政道从物理学静止、动态等角度回答了这一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毛主席表示赞同。

上世纪70年代起，李政道、秦惠箬夫妇开始回中国大陆访问，对国内的科技人才培养和基础科研多有建议。他们发现，祖国的大学教育虽然恢复了正常秩序，但选派优秀大学生出国深造、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机制尚未形成，而百废待兴的科学研究事业急需人才。经过多方筹划，李政道于1979年提出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由此，通过考试，每年约有100名中国优秀大学生可以免费进入美国数十所高水平大学进行深造。

为了让李政道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教育上，秦惠箬主动包揽下计划实施期间的繁杂事务，帮助留美学生联系协调、排忧解难，仅投寄邮件就近千封，从书写信件、贴邮票到投寄等，她都亲自动手。他们的家也成了海外接待站，让学子们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家”的温馨。无论留学生是找上门来，还是打电话求助，或是写信咨询，秦惠箬都会不厌其烦、乐此不疲地认真对待、处理。

李政道每次回国，或与中国领导人见面，或主持国际学术会议，或到各地考察、讲学，秦惠箬既是“贤外助”，又是“贤内助”。外则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安排好李先生的各种学术访问活动，协助当地政府进行各种社交，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等；内则做好参

加各种活动的准备，悉心照顾好李政道的生活起居，确保每次访问都取得圆满成功。在人生几十年的风雨旅程中，他俩始终相知、相助、相爱，爱情始终是他们获得事业成功和幸福生活的源泉。

1996年，秦惠箬罹患肺癌。在病重的日子里，她多次嘱咐李政道要继续关怀祖国大学生的成长，她始终惦念着祖国的科教事业。

如李政道所言，秦惠箬所属秦氏是“无锡的大家”。洛社镇石塘湾秦巷村距今已有700余年历史，而秦巷村的秦氏更是江南名门望族，也是明清科举世家。自北宋秦观开始，秦氏子弟便注重文章、诗词的学习，历代涌现了许多诗人和学者。

秦惠箬的父亲秦梦九，1911年毕业于上海交大的前身——清朝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系该学堂第三届毕业生，其家族也是最早一批支持交大发展的民间力量。早在1926年，秦梦九先生就将北京房产捐献给交大，用此项资金援建上海交大工程馆。

作为秦梦九的女婿及女儿，李政道与秦惠箬传承了良好的家风家训，在专注学术研究的同时，不忘深耕教育。1996年秦惠箬病逝后，李政道坚持不续娶，继续践行“修德读书”的秦氏家训。为纪念秦惠箬和她长期以来对中国女性教育的贡献，李政道及其

亲属捐赠个人积蓄在1998年设立了“秦惠箬与李政道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箬政基金），用以支持本科生开展科研见习。箬政基金现支持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苏州大学等六所高校的优秀本科生进行基础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入选并成功结题的学生将被箬政基金会授予“箬政学者”荣誉称号。

此外，李政道先生还促成了中国第一个大学少年班，倡导建立博士后制度、成立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1974年5月，先生回国期间，有感于当时国内的情形，撰写了一份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书，提出基础科学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可以借鉴舞蹈人员的选择和训练，对极少数有天赋的人，要提前一以贯之地培养。这份建议书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创办的重要理论依据。上世纪80年代初，李政道先生又以敏锐的洞察力，预见到高层次科研人才对于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于是毅然提笔，两次致信中国国家领导人，力陈在中国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紧迫性与必要性。这一建议迅速得到高度重视并落实。

牵手半个世纪，爱情坚贞不渝。李政道与秦惠箬充满家国情怀的感人故事，也让洛社这颗拥有1600余年历史的“运河明珠”，更加熠熠生辉。

·无锡名片·

宜兴骆驼墩遗址

□张庆 整理

无锡是江南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历史源远流长。骆驼墩、仙蠡墩、高城墩、彭祖墩等考古大发现，为确立太湖流域古文化的发展序列提供了依据，也使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先民很久以来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过着定居生活。

骆驼墩遗址位于宜兴新街镇夏姜村唐南自然村，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遗址背倚一处由丘陵向平原过渡的天然土墩——骆驼墩，面向河湖纵横的水乡平原，自然条件优越。20世纪70年代，当地兴办一家砖瓦厂，在骆驼墩一带取土时，发现了大量磨制精美的石器以及一些陶器和玉器。在之后的全省文物普查中，原宜兴文管会在当地征集到各类文物数百件，认定其为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作为国家文物局立项的重点社科项目“环太湖西部史前文化研究”的主要发掘地点之一，2001年至2002年，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宜兴文管会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宜兴骆驼墩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并清理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大量墓葬、灰坑等。其中，马家浜文化的瓮棺葬在长江下游是首次发现。另外还发现较为丰富的广富林文化遗存和印纹陶时期的遗存，其时间跨度从距今7000年前后至

距今2000年前后。遗址共出土石器、陶器、骨器、玉器约400余件，各类动物骨骼约2000余件。地层中漂洗出的2000余粒炭化稻米，为研究长江下游稻作农业的起源和原始水稻的驯化提供了新资料。

骆驼墩遗址发掘的最重要收获，是发现了以骆驼墩早期遗存为代表的骆驼墩文化遗存，它代表了太湖西部山地向平原过渡地带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特点。骆驼墩陶器有着明显的自身特色，其中腰沿釜可分为罐形、筒形，都是平底，这与迄今发现透气的马家浜文化诸遗址的同类器之间有明显区别，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而瓮棺葬则更加独特，不见于其他马家浜文化遗址。此外，发现了太湖流域迄今保存最为完好的红烧土地面建筑基址，完整的房屋基址两座，均为圆形。“螺蛳堆”的发现也令人惊叹。专家认为，这些螺蛳壳、贝壳都是古人食用后留下来的，古人有意识地将其作为资源存留在一处，主要有两大用途：一是铺设居住区户外活动地面，可以防潮；二是将之击碎混入土中做陶器，增加透气性，也有利于陶器的成型。该遗址陶器的发现，将宜兴制陶工艺的历史上推到距今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将宜兴的陶瓷历史提前了千余年。

·展痕·

走进冯其庸学术馆

□周宏伟

锦绣园的南面，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斜河，上面造了一座独具匠心的斜桥。斜河的水很温柔，柔到你听不见声音；斜桥的柳已苍老，老得让你猜不出年龄。

斜河之南，有一个小山坡，上面伫立着一尊伟岸的塑像。他年逾古稀，目光深邃，右手拄着一根粗大的树枝，深情地凝望着远方，似乎还有许多未竟的事业，期盼着再次杖策远征。他就是我故乡家喻户晓的冯其庸先生。

斜河之北，锦绣园的西南角上，矗立着一座典雅的灰白色透景式建筑，那就是冯其庸学术馆。它根植江南园林，寓中国传统文化于现代建筑风格之中，端庄大气，从空中鸟瞰，整个建筑像一方篆刻的印章，别具一格。馆名由国学大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用篆体书写，苍劲有力。

2012年12月9日，冯其庸学术馆正式开馆。

走进大厅，迎面就是冯其庸先生的半身塑像，他戴着一副框架眼镜，慈眉善目，观之可亲，似乎在迎接久未谋面的家乡父老和远方宾客。那饱含深情眼神，流露出他对家乡无限热爱，以及对往昔峥嵘岁月的深深怀念。

冯其庸先生1924年2月3日出生在无锡县前洲镇塘村冯巷，自幼家贫，多次辍学，但他勤奋好学，边种地、边读书。无锡国专毕业后，当过兵，教过书，后来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中国汉学会会长、中央文史馆馆员等，著有35卷《瓜饭楼丛稿》和15卷《瓜饭楼外集》。他是闻名海内外的国学大师，是卓越的红学家、史学家、教育家，是杰出的文艺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诗人、书画家、摄影家。2017年1月22日逝世，终年93岁。

学术馆设置了五个展厅，分别为稻香家世、艰难学程、翰墨余香、瀚海孤征、佛缘遗迹。

“稻香家世”展示了冯其庸先生苦难的童年和艰辛的求学成长道路。冯其庸先生在逆境中刻苦求学治学，卓然成大家的事迹，告诫后学“人才都是靠自我造就的”。

冯其庸学术馆不愧为家乡最美的一道风景。

投稿邮箱:wuxiyuedu@163.com

日落太湖红霞飞

曹毅慧 摄

·随笔·

农民心里最美的歌

□华霞云

800多年前，有月亮有星子的夜晚，辛弃疾漫步江西上饶的黄沙岭道上，乡村夏夜让他暂且忘忧，晚风伴着蝉鸣，田里稻花飘香，蛙声唱丰年。心有感怀，写下了著名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800多年后，我站在乡村的新月下，仰望繁星，耳畔蛙声虫鸣，夏风掠过，稻禾的气息萦绕鼻间，仿佛穿越时空。此刻也有蛙鸣和稻香，但和词人心境迥然不同。我有种莫名的惆怅，这得从今天遇见的说起。

晚饭后和亲家一起散步，一条并不宽阔的水泥路，两边是成片成片的稻田。条块相连，稻秧碧绿，每一片秧叶的边缘都挂着晶莹的露珠，透亮可爱，衬得秧苗越发青翠茁壮。风吹过，绿波泛起，风挟着绿意，撞个满眼满怀，不由得深吸一口气，整个胸腔都是清凉凉的，暑热顿觉消了大半。

走到尽头，转弯，又是大片大片的稻田。绿色，铺天盖地的绿色，真美呀。也许被我的大呼小叫惊扰，几只

喜鹊扑棱棱飞起，喳喳叫着落到了高高的电线上。这时不远处飞起很多白鹭，在夕阳的余晖中，美成一幅画。这份悠闲，这份和谐，这份超俗的美，是最有本事的画家也画不出，我的心醉得一塌糊涂。

多久没看过这幅画面了，它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啊。小时候，农田绕村舍，这样的景致是常见的。依稀记得那个黄昏，夕阳像个超级大的鸡蛋黄，似坠未坠地挂在天边，天空像开了颜料铺。我拉着妹妹去屋后的农田里找父母，在河的北岸也是这样大片大片的稻田，稻子们吸足了水，加上露珠的滋养，根根青翠挺立，像一支支箭，瞄准那嗡嗡飞舞的蚊虫，逗引着小飞机似的蜻蜓。它们密密麻麻，挨挨挤挤，把分割田地的泥路都遮挡住了。我们在田埂上追逐嬉戏，白鹭翅膀捎着我们欢快的笑声，飞向天边的云霞。长大后，每当读到“落霞与孤鹜齐飞”时，眼前就会浮现出这个画面。现在，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

我们离这样的景致越来越远。很多时候，也只得学城里人，假期去农家体验乐趣了。

我边欣赏边感叹，随着亲家绕过几家农舍，来到一条水杉道上，两边仍是稻田，但我发现这里却大不一样：杂草丛生，稻秧无精打采，有点发黄，显得瘦弱，远不及刚才所见的精神。“喂，这里的禾苗怎么这样呀？”亲家看了眼：“这几块田原是包给一个种田大户的，这几年好像家里出了点事，他们顾不过来，撒了种基本上不管理，有多少就收多少，不像以前那样精耕细作了。”

“那忙不过来就不种呗。”我说。亲家听了笑着说：“农民不种田干啥呢？老一輩人都习惯这种生活了。现在还在种田的基本是‘50后’‘60后’，以后如果没有人种地，那后果有多么可怕。再说现在种田大户承包田地，国家是有补贴的。”

想想的确这样，民以食为天，如果农民不耕作，田地不产粮，我们十几

亿的人口大国，离粮食危机就不远了。但眼下，还有多少年轻人肯务农呢？很多农村的劳力都进城打工了，留下老弱病残。我们很多人早已分不清麦子和韭菜，孩子只知道米是从超市来的。

继续走，心里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压着。夕阳西坠，将一片火红投向了大地，像打翻的大火炉，热气逼人。这时看见不远处几个身影，弯着腰正在除草。这么热的天，那几人身着长袖长裤，汗水浸湿了衣衫。在大片稻田的映衬下，他们显得很渺小。我挥手和他们打招呼，其中一个直起身来朝我们笑，看上去五十左右年纪，微胖，红黑的脸，头发被汗水打湿，贴在额上。我大声喊，说想给他拍张照，他憨厚地笑着点了下头。我忙举起手机，将这一画面定格。他们又继续除草，像隐没于绿色水流中的老黄牛，只露着脊背。不管怎样，总有一些人在坚守，“稻花香里说丰年”，千百年来，一直是农民心里最美的歌。